

扫描二维码
关注北国风码

北国风

母亲的千层饼

杨勇

周末去逛早市,看到许多卖油饼、糖饼和葱花饼的,着实有些眼馋。回家后便想亲自动手烙上几张,折腾一番后,只是烙出数张干巴巴的饼,感觉总不是那么回事儿。忽然想起母亲亲手烙的千层饼,也有些挂念一直居住在农村的母亲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我开始记事儿的年岁。那时候,改革刚刚开始,居家还很贫困。那个年代,主要的食粮是玉米和大米,肉和白面还算是奢侈品。每月的主食以玉米面饼居多,大米次之,而面食一个月只能吃上两三次。蒸白面馒头或花卷已是让人高兴,厨房里热气腾腾的氛围就開始满足饥肠辘辘的自己了;若是真能烙上几张油汪汪的千层饼,那便是太令人兴奋和沉醉了。

记得每每放学回家,在院子里闻到油星儿味,便能真切地感觉到是家里烙千层饼了。窜进厨房,被油浸过的多层白面饼正静静地躺在铁锅里,仿佛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躺在母亲的怀抱里。烙饼的火候是最重要的,柴禾的用量直接决定铁锅的热量,铁锅的热量直接决定油饼的柔软性。母亲总是能掌握好火候,适度地调整用柴,熟练地翻动油饼。油饼先是受热慢慢地鼓了起来,然后又渐渐地沉了下去,汲取着油锅的



热,最后油饼的层次渐渐分明起来,成了名符其实的千层饼。我则在一旁眼巴巴地望着千层饼出锅。母亲擦擦额头上的汗,慈祥地看着我,然后把熟了的千层饼拣进盘子,微笑着递给我,并正告我小心烫到。我则急匆匆地用手直接拿起来就往嘴里添,为了防止被烫,也常常会跑去院子里,迎着风尽享这美食。

千层饼有许多层,外面焦脆,里面柔嫩,每一层的口感都不一样。母亲着实会烙千层饼,和面时尤其细致,用力揉出筋道劲儿,经过大约二十分钟的醒面后,用擀面杖把面擀成薄薄的一大张面皮儿。之后,母亲把豆油轻轻地洒在上面,再把淡黄色的面皮儿紧紧地卷成一个圆桶,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段,每一段再盘成螺旋状,压成圆饼,再用擀面杖擀成稍厚些的面饼。正是母亲熟悉而仔细的操作,才使我童年吃上那么美味的千层饼。为了更好地吃油饼,母亲还会煮上一盆带着一点肉丝儿的白菜汤。那些做汤的肉都是提早从市场买回来的,然后抹上大酱,这样可以保存久一些,也可以少用多取。喝着菜汤,吃着油饼,常常把我弄得满头大汗,肚子又饱又涨,心里也是格外满足。

为了一家的口食,母亲一年四季都要费劲心思。春天挖野菜,夏天摘榆树钱儿,秋天去山上采蘑菇和野果,冬天则腌制酸菜和包豆包。对于正在成长的我们,母亲还会养几只鸡,这样就可以积攒一些鸡蛋,一部分鸡蛋卖掉,另一部分就用来改善伙食,并且只是给我们三个孩子吃,父母亲却不动口。那时候买来的面粉,更是要计划着吃上数个月。记得有一次,我们都想吃千层饼,而家中却没有面粉,母亲便去邻居家借来几碗面,但却遭到父亲的训斥。母亲含着泪水给我们烙了几张千层饼,满足了我们这几个刚刚懂事的孩子不懂事的要求。

如今,我在北方的一座小城里工作,衣食无忧,却也要独自面对生活中的林林总总。母亲和父亲仍旧在乡下耕耘着自己的几亩田地,偶尔还托人给我捎来一些蔬菜和鸡蛋。父母亲并没有教会我什么飞黄腾达的真本事,然而,他们质朴的生活作风,勤劳和隐忍,却给我生活的力量。那些带着肉丝儿和酱味的白菜汤,那些揉进母亲温柔而刚强的油饼,是我一生的陪伴。因为,那是母亲的陪伴。

老一辈的庄稼人,就是和土亲,离不开土地,亲土恋土,对黑土揣着割舍不断的情感。故乡的黑土粘人脚,更牵人心……

黑土

金恒宝

故乡的黑土,肥沃油黑,它掩埋了一代代人,也养育着一代代人,黑土却永远长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一天比一天眷恋黑土。故乡的黑土粘人脚,更牵人心。“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是我的恋乡情结。

一回故乡,常常是捧起一捧土,闻一闻黑土气息,不觉想起鲁黎的诗《泥土》:“老是把自己当做珍珠,就时时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做泥土吧!让人们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土地是万物之母。“神于天,圣于地”,对于家乡父老来说,理想,就是头上的蓝天;现实,就是脚下的黑土。我童蒙未开的时候,有一回奶奶抱着我去挖地,奶奶恨极,一干起活来什么都忘了。我在黑土里戏耍的昏天黑地,浑身上下全是土,满脸满嘴也是土,从脚底一直土到头顶。我一出生,奶奶对我就疼爱有加,这回她看我身上粘满了土,黑不溜秋的,扑扑我身上的土她却笑了。回家后奶奶一边给我洗澡一边和田二奶奶唠嗑:“我属鸡,土命,生来就土里刨食。庄稼人土命好,守本分,发不了财,也不能没有饭吃。算卦先生说我这大孙子也是土命,怪不得这孩子打小就稀罕土,随他奶奶啊!”

我对于土,先天就有一种亲切感,特别是故乡的黑土。不懂事时吃土,七八岁时玩土,十多岁打土坯,再大一些锄地,尽是与黑土打连连。进城之后养花,养花是捎带,主要是取故乡的黑土,让室内散发土腥味。

我家搬进城里的第二年夏天,父亲对我说:“你回老家给你奶奶接来,她没住过楼房。”父亲明白,只有我能把奶奶接来。奶奶牙不好,我给她买了几包蛋糕。奶奶见到了我,布满沧桑的脸上笑开了花,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她反复说:“老儿子,大孙子,是奶奶的命根子。你大爷不是死的早,不也得他大孙子济了。”奶奶一直在黑土里劳作,一天也不愿意离开黑土,扎下了黑土的朴素之根。黑土是奶奶赖以生存的地方,也是奶奶的情感寄托和精神家园。奶奶在黑土里干活的情节,我刻骨铭心,定格在记忆深处。

当我让奶奶和我进城住几天时,她脸上的笑容没有了,长长地“唉”了一声,我苦苦地拽着奶奶的两手哀求,奶奶无奈,同意了。临行前,我跟着奶奶站在小院,打量着前园里茂盛的苞米、茄子、辣椒、豆角、柿子……奶奶深情地说:“这地多好啊!油黑油黑的可有劲了,种什么都呼噜呼噜长……”

一进城,奶奶百般不自在,看不惯电视,用不惯自来水,睡不惯床。我们去溜达,她走不惯水泥马路,听不惯汽车喇叭,公园里的男男女女亲亲热热,



一看就烦。她吃饭不可口,花花搭好几个菜不正宗;喝水不顺溜,乌突突的一股漂白粉味……总之,对城里的人、事、环境和衣食住行,适应不了,她左看不顺心,右看不顺眼。她自言自语:“城里哪疙瘩好呢?一点土都看不着,人不得病往哪跑……”没住几天,奶奶消瘦了,状态也不好,非要回老家不可,我又依依不舍把奶奶送回去了。

奶奶回到农村的家,快活得倒像一个小孩子,马上到前园侍弄地,一个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怎能离开黑土?只有两脚踏入黑土,奶奶才充实;只有欣赏黑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蔬菜、花花草草,奶奶才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我赤着脚和奶奶在小园里,用柳条棍插在土里为豆角秧搭架,因为豆角秧长高了,该爬藤了。我双脚踩在黑土上,泥土不断从脚趾缝钻进溢出,脚底下热乎乎的,舒舒服,一股股热流直往上蹿,裹帖着呢!

豆角架很快搭完了,我和奶奶坐在垄台上歇气。田二奶奶吵吵巴吵着烟袋来了,一见到我奶奶就嚷嚷:

“老姐姐,可把你盼回来了,几天见不着你,心里头空落落的,俺一寻思城里那鬼地方你就呆不长……”田二奶奶也坐在垄台上,她看见我两只脚插在黑土里蠕动,哈哈大笑,笑得直抹眼睛,大多都是孩子呀,还是调皮捣蛋,两个脚丫子搁土里直颤……

赶往后你孝顺你奶奶,就别把你奶奶往城里折腾,那该死的地方一去就足够。你二叔前两年挺啥进城去他家,俺心疼你二叔,就跟去了,住那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楼,像个鸟窝,太不得劲儿。一出去说话,递不上嘴,递上嘴也说不到一块堆儿。城里人嫌俺土,一身土气,俺还嫌他们拿五做六,嗯嗯瑟瑟呢……搁你二叔家没呆上一

个礼拜,俺就病了,再呆,你就看不着二奶奶了……你说怪不?俺回来上地一刨,栽了两垄辣椒秧,搁土里一抻巴,就啥病都没了。

俺打小是搁离这儿五十里地的五屯生的,十九岁嫁给你二爷就来四屯了,这块溜儿南北屯子,屯里屯外的地都是宝。搁城里吃香的喝辣的住金銮殿,俺心里头也堵得慌,气都喘不匀乎。这儿多好,屋里屋外,屯里屯外,哪儿都是土,土一点不理,谁一年不吃一块呸的土?别听城里那些贱刺刺的人乱加加(胡说),屯子这理汰那埋汰的,那些人就像倭瓜秧上开的谎花,中看不中用,尽显大眼,穿装一个点的。谁不是土里生,土里长?人一离土就要生病,土是土地神封过的,谁嫌弃土谁丧良心,粮食是哪儿来的,不是土里来的吗,谁能给嘴封上不吃饭?

“啥也不如土养人啊!”田二奶奶吧唧几口烟袋嘴,这儿整个浪的土,黢黑黢黑的,一片一片的,你抓一把潮乎乎的土,冲着日头照照,闪金星呢。黑色的土是种啥长啥,没有不长的玩意,吃这样的粮食能不养人吗?俺就是这号命,一辈子离不开土。没啥事俺就来找你奶奶说话,说土话,说土事,说庄稼,土人嘛。土人就是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刨食……俺和你奶奶可对撇子了,俺老姐俩比亲姐俩还亲,恁老些年没红过脸。瓜没有滴溜圆的,人不能样样都周全,像俺和你奶奶做针线活、煮饭炖菜、剪鞋样儿、织绣绣就赶不上旁人,干地里头的活,谁也说不出一个“不”字。你奶奶搁生产队当了不少年妇女队长,俺是副队长,就是干庄稼活领个头,领一大帮老娘们和丫头片子呼呼啦啦地干活呗。

老一辈的庄稼人,就是和土亲,离不开土地,亲土恋土,对黑土揣着割舍不断的真挚情感。



2016年,绥棱林业局五一林场新发现一片原始林。《人民日报》原副总编、人文森林理念的倡导传播者梁衡先生曾于2016年6月光临此地,并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最后的一片原始林》在《人民日报》发表。最后这片原始林被命名为“原始部落人文森林公园”。

从2016年4月开始,一年中我十几次走进这片森林,每次都有新感觉。

这片原始林的原名叫“鸡爪沟”,像是一片没有被人打扰过的原始部落,用“处女地”形容它的纯洁、恬静和羞涩恰如其分。沟底沿山间小路旁奔腾着一条小河,名曰鸡爪河,看河水的流量和宽度,称其为小溪更为合适。河水之间错落着各种形状的巨石,前往北侧山石区必经于此。溪水湍急,清澈透明,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河流。水与石的撞击声便是一首绝美的原生态乐曲,浪花在石隙间和石面上跳跃,仿佛无数少男少女们在疯狂快乐地舞蹈。这里没有礁石,石头就是唯一的通道,人们可以脚不沾水地在巨石之上跳跃而过。

在这条小河的石头上跳跃,可以随着水流不间断地下行十里之远。虽然我们没有体会到这种在石上跳跃十里的浪漫,但心中却充满了无限遐想和期待。我觉得,这里应该是无与伦比的情侣示爱佳境。可以想像,一对情侣含情脉脉,手牵着手在石上跳跃穿行,流水鸟鸣为他们伴奏,浪花蝴蝶为他

第一次进山时我们就在一棵大树下发现了一只猫头鹰幼仔,它一定是不小心从树上巢穴里掉下来的

走进大山别有洞天

邓士君



哈尔滨关道设置

韩峰



清末的哈尔滨,地处“龙兴之地”,地广人稀。晚清政府虽陆续有弛禁放垦的政策,但由于路途遥远、气候苦寒,移民之数量尚不足以广兴地利,这片肥沃的土地便成为列强竞相角逐的场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沙俄采取拉拢与强迫相间的手段诱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委托华俄道胜银行建造、经营。沙俄趁机攫取了铁路沿线的土地、矿山、森林等资源的开发、管理权。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不甘落于人后的日本对旅顺发起突袭,日俄战争爆发。作为战胜国的日本获取了长春至大连铁路(亦称南满铁路)的所有权,并迫使清政府打开东北“商埠”,哈尔滨开埠。一时间,哈尔滨商业云集、华洋杂处。就在列强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刻,一些地方官吏意识到利权的丧失。为夺回利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初七日,署理吉林将军达桂和暂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联名奏请于哈尔滨添设道员,十月初四日奉旨准允。此为清政府在哈尔滨设治的开端。

中东铁路犹如支撑着东北地区庞大躯体的主动脉,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东省地区的主权、利益多被铁路把持。因此,东省交涉事宜以铁路为重心,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纷纷在哈尔滨设立铁路交涉局,承办各省与俄交涉事宜。由于“分省立局,各办各事”、“难联一气”、“动辄掣肘”。

七月,哈尔滨关道精制衙门房图一幅,呈文上报,吉林将军达桂批示“如呈办理”。该房图设计备足其详,大到堂房墙垣,小到车棚马号,不一而足。整个工程预算需款中钱30万吊,总计折合市价银72289两1钱5分7厘。由于当时哈尔滨关道归吉林、黑龙江两省兼辖,为公起见,款项由两省分半筹拨。该工程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间全部告竣,实际耗资322000余吊。新建道署鸡群鹤立,气势恢宏。坐北朝南,格局井然。周边南北长70丈,东西宽45丈,占地总面积3150平方丈,约合35000平方米;仅大门就有三间,门高1丈1尺,长3丈6尺,足见其规模之一斑。

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初四,清政府批准东三省总督锡良、吉林巡抚陈昭常所请“以滨江道改为西北路道,仍驻哈尔滨,巡防吉林西北一带等处地方,兼管哈尔滨关税及商埠交涉事宜”。至此,哈尔滨关道在设置5年后,宣告裁撤,吉林分巡西北路兵备道衙门于当年六月二十一日启用关防,取代了哈尔滨关道。

哈尔滨关道的设置减少了吉林、黑龙江两省围绕铁路而产生的利益纷争,使两省之事彼此有所匡扶,表面上从沙俄管辖之处争回了一些利权。但由于哈尔滨关道始终没有明确规定划管辖区,加之外交内政殷繁,仅靠道员监司无以为继。此外,由于晚清政府常年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列强对关道熟视无睹,继续肆无忌惮地对铁路沿线地带横征暴敛。所谓督征关税,也仅仅是对国人而言的常税,无疑加重了贫苦百姓的负担。

哈尔滨关道设立之初,未有署第。先后在黑龙江木石税费总局、铁路交涉总局署内进行办公,地方局首任道员杜学瀛积极筹划、踩勘地点,拟修道署。勘得“风水”之地——傅家甸东首四家子地方,即今哈尔滨市道外区东原街道办事处管内的春和巷南侧建业一至三巷,南到北新街(北环路)北侧,东西位于北十八道街和北十九道街之间。光绪三十二年

们舞蹈,溪畔的树木、野花向他们微笑招手,这是一幅多么唯美的画面啊!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说过能够在溪流间的石头之上行走十余里的旅游景区,这样奇特的景观暂且可以称之为绥棱林区独有吧!我们称这条小河为“跳石溪”,称鸡爪沟为“怪石沟”。

四月的山林里,多年沉积的落叶把土地覆盖得严严实实,在树木稀疏地面相对平坦的地方,我们走在落叶之上犹如走在松软的绵毡地毯上,但在灌木林中攀爬陡坡的时候,就十分艰难,几乎是披荆斩棘跌跌撞撞,因为这里是人迹罕至的原始地带,根本没有道路,就连一条羊肠小道也没有。

树阴下冰冻的土地刚刚融化,很薄的一层,渗水的山坡被树叶同样“伪装”得像地毯一样,我们常被这种假象迷惑,走在上面,身体的重量偶尔会把本不是一体的树叶和冻土迅速分离开来,使大家随着树叶和冻土迅速分离的速度前仰后合,甚至滑倒。

我曾经看过许多俄罗斯油画,其中有一些是描绘原始森林景物的,特别是画中那些长满青苔的树木和石头,使我油然而生“有朝一日定会前往那样的原始森林里去观赏、去探险”的欲望,但至今为止,那观赏、探险的欲望仍然只是一种欲望而已。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油画中的景致竟然活生生地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不,在我看来,眼前这些景物远比俄罗斯油画中的景物还要丰富,还要诱人。

我们还发现树丛中一鸟巢中有三只鸟蛋,鸟母为了保护自己的鸟蛋,宁可让自己掉在地上,一边在地上飞跑,一边发出鸣叫声,用这种方式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这两只鸟儿的举动,让我更加对自然界的灵性和情感和感动和震撼。



本栏目稿件由黑龙江省档案馆提供